



相声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相声选

(1956—1959)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1959年 沈阳

相 声 选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、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·7%印张·4插页·137,000字·印数：10,001—18,500 1959年7月第1版
1959年9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 10158·16 定价(6)0.80元

前 言

自从解放以来，在党的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文艺方针指导下，相声和其他曲艺作品一样，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。

本书中的22篇相声，就是辽宁地区近年来发表的较优秀的作品。

相声，也和其他曲艺一样，紧密地配合了历次政治运动和斗争，如本集中的“社会主义好”就是在“大跃进”中产生的一篇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作品。它不仅歌颂了万马奔腾的今天，同时也把我们引向美好幸福的未来。这篇作品曾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，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。它的出现，充分证明相声这种形式，不仅可以用来讽刺敌人和批评人民内部的缺点，同时也可以歌颂新社会和新人物，而且只要作者运用得好，并不会失去它的喜剧风格。

此外，象配合国际时事宣傳的“狗的天堂”、“狼心狗肺”、“巧对时事”和“帝国主义紙老虎”以及歌頌人民公社的“人民公社好”等等都在各項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宣傳鼓动作用。

这22篇作品的題材很广泛，不仅有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，而且也有不少批評人民內部缺点，諷刺各种資产階級思想作风和反映儿童生活的作品。

形式方面也是丰富多采的，有对口相声，也有三人相声；貫口、酒令、学唱等傳統表現手法也被采用。

美中不足的是本书中还没有选入优秀的单口相声和相声劇。本选集中，也有少数作品虽然艺术水平还較差，但因題材新穎，现实意义較强或艺术表現方法有一定特色而被选入。

我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更新更好更美的相声作品問世！

由于時間、資料和水平的限制，編选不当和漏选的佳作一定会有，希广大讀者批評指正！

編 者

1959年3月8日

目 录

前 言

舞 迷	王 增 賢 (1)
普 通 話	周 傳 政 (10)
南 來 北 往	刘 逸 凡 (25)
占 便 宜	馮 景 順 (42)
徽 子“有方”	張 繼 榮 (54)
馬 虎 眼	木 公 (67)
獨 和 娘	亞 凡 (76)
飲 食 不 均	朱 文 叔 (90)
影 迷 旅 行 記	金 濤 刘 心 (108)
上 民 校	王 会 增 (116)

狗的天堂 里 竹 (124)

小广播 于 广 荣 (143)

小老太爷 王双庆 張双勤 (152)

社会主义好 小 立 本 (162)

人民公社好 章振荣 孟繁山 (174)

我们是神仙 楊 偉 (183)

狼心狗肺 沈阳市艺新评剧团集体创作 (192)

巧对时事 小立本 耿殿忠 李培春 (197)

新诗风 蒲 德 組 (204)

帝国主义养老虎 刘 心 (214)

难忘的一年 范 启 文 (222)

舞 迷

王 增 寶

甲：人人都喜欢娱乐。

乙：不錯。

甲：因为正当的娱乐也是一种食粮。

乙：啊！什么？娱乐是一种食粮？

甲：是呀，您沒听人常说文化食粮，精神食粮嗎？

乙：这倒听说过。

甲：这种食粮您到粮食公司那里可买不着。

乙：沒有种这种粮食的。

甲：虽然文化娱乐是我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上的食粮，可是您也不能够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，光娱乐。

乙：哎！

甲：那样做就失去了娱乐的意义。

乙：不错。

甲：那样做就成了为娱乐而娱乐。

乙：不错。

甲：单纯的娱乐观点，是一种庸俗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，我们要加以反对。

乙：我说您还有完没完啦？

甲：怎么啦？

乙：现在哪有一天到晚净想着玩儿的人哪？

甲：怎么没有？我就遇见过这种人。

乙：真有这种人？

甲：这个人还就出现在我们车间里。

乙：您在哪个工厂？

甲：我在……这个……唉！您看。

乙：什么呀？

甲：您甭管我在哪个工厂了，反正在我们车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。他是一天到晚总想着玩儿。吃饭也想着玩儿，工作时间也想着玩儿，学习时间还是想着玩儿。

乙：噢，他一定是爱玩篮球。

甲：不！

乙：爱玩乒乓球。

甲：不！

乙：爱看电影。

甲：不！

乙：那他究竟爱好什么？

甲：他最爱跳舞。

乙：噢，登台表演。

甲：不，爱跳青年舞。

乙：噢，舞迷呀！

甲：对了，什么快三步，慢四步，探戈，伦巴，他全会。

乙：怎么个迷法呢？

甲：他这个迷法与众不同，哪儿有舞会，您不用请他，他闻着味儿就跑去了。

乙：啊！

甲：每天下班以后，他在大街上一边走道一边仔细的听着。

乙：听什么？

甲：专听哪里有音乐的声音好跳舞去。

乙：那能听得见吗？

甲：他还真听见过。有一天他下班回宿舍，正走着哪，就听见

“蹦！蹦蹦！”“蹦！蹦蹦！”啊！这不是大提琴的声音吗？

对！正奏着三步呢。这个机会哪能错过，脑瓜子一热，撒

脚就跑。到了“蹦蹦”的地方，进去一看，嘿！

乙：跳的真热烈！

甲：哪儿呀，人家是弹棉花的。

乙：嘿！

甲：一般人跳舞都是在每周的周末，他是每天都得跳。

乙：有那么多的舞会吗？

甲：没有舞会在宿舍里跳。

乙：嗯！有舞伴吗？

甲：有啊，搂着板凳跳啊！

乙：真是舞迷。

甲：我们单身宿舍一共有六十个房间，他挨着个住，三天两头搬家。

乙：他还有这口瘾？

甲：不，谁都不敢跟他在一个房间住。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他每晚上大板凳一搂就跳个没完，谁能受得了啊？

乙：影响大家休息，给他提意见。

甲：没少提呀，一看他操起板凳，就说：“舞迷，你别折登啦，怎么一点也不自觉呢？”“面子事儿，我跳一下就行。”

乙：一下也不行，别惯坏他的脾气。

甲：大家一看他怪可怜的，都动了恻隐之心，“好，就一下，可不

許多跳啊！”舞迷說：“是是，諸位我失陪啦！”咬牙咧嘴的跳起來了。

乙：得掌握點，只准他跳一下。

甲：是呀，他跳了一下，大家說：“行啦行啦，舞迷先生，够一下啦。”舞迷哀求着說：“諸位，你們修好就修到底吧，讓我跳個快四步吧！”

乙：嘿！

甲：一天原諒，兩天招待，架不住長啊，沒過三天大家就報饒啦，恭恭敬敬的對他說：“舞迷先生，您天天跳舞，我們實在受不了，對不起，您搬家吧，房錢我們給啦！”

乙：又要搬家？

甲：舞迷說沒關係沒關係，我搬到六十號去。

乙：好嘛，六十個房間他都住啦！

甲：我們廠子裡有這麼個制度，每天午飯以後要有一個鐘頭的午睡。

乙：噢，睡午覺。

甲：對了。那天吃午飯的時候，舞迷問我：“老王，吃完飯你干什么？”我說：“吃完飯午睡唄。”哪想到他聽錯啦！

乙：他聽成什麼了？

甲：他給聽成了舞會。

乙：“午睡”“舞會”字音有點相同。

甲：他一听舞会，飯也吃不下去了，撂下筷子就跑，跑到了車間主任那里，进門就問：“还有票沒有啦？”主任說：“有票，你願意去嗎？”舞迷說：“願意，太願意啦，这对工作有好处嘛！”主任給他一張票还囑咐他：“可不許中途退場啊！”舞迷說：“您放心，主任，叫我在那呆一輩子我都没意見。”

乙：坚决当一輩子舞迷。

甲：接过票去，看了看地址，出門跳上电車，直奔文化宮。到会场一看，天哪！他差点沒昏过去。

乙：舞会完了。

甲：哪儿呀，总路綫报告。

乙：噢！政治学习。

甲：他要了票，高兴得冲昏了头脑，也沒看看是什么票就来了。

乙：他这是迷住一窍啦。

甲：来了就来了吧，往椅子上一坐，聚精会神的，安安靜靜的……

乙：听报告。

甲：睡着啦。

乙：真是午睡来了。

甲：他睡着了，还做了个梦。

乙：梦见什么啦？

甲：梦见参加舞会，他正和一个舞伴跳舞。

乙：心情一定很愉快。

甲：跳得正起劲儿的时候，就听有人嚷：“哎！哎！干嘛呀！哎！”

这一嚷把舞迷给嚷醒了，睁眼一看，他自己也笑了。

乙：怎么啦？

甲：他把前边那位同志的脑袋给抱住了。

乙：好嘛！拿人家脑袋当舞伴。

甲：把大家都给逗笑了，教员还批评他两句。他一看大家都冲他来了，也有点不好意思啦，赶快拿出笔记本，放在膝盖上……

乙：作笔记。

甲：又睡着了。

乙：真是没心没肺。

甲：睡的比头一觉还香。

乙：又做梦了？

甲：这回没做梦，不等睡醒睁眼一看……

乙：又抱住一个脑袋？

甲：哪儿呀，天都黑啦。

乙：噢，合着是睡了半天哪！

甲：舞迷赶紧打几个哈欠，回家吧！出了文化宫又上电车，车里人很多，没有座位，他只好站着。

乙：嗯。

甲：电车往前走着，上下这么“嘎嘎嗒嗒，嘎嘎嗒嗒”一颠簸，舞

迷又犯癲啦！

乙：这回他可没法跳。

甲：他还真跳上啦，一只手揪住上边的皮套，两只脚馬上动作起来，跳开了快四步。

乙：不放过一切机会。

甲：电車越走越快，节奏是越来越紧张，舞迷也越跳越得意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就听哎哟！哎哟！

乙：电車撞人啦？

甲：他踩人家脚上啦。

乙：人家不能答应他。

甲：正踩在一个老太太的脚上，把老太太疼的直咧嘴。

乙：赶紧给老太太道个歉吧！

甲：不道歉还好点，一道歉老太太更火啦！

乙：他怎么跟老太太说的？

甲：“噓，大娘，这都怪我，我这步法太不熟练。”

乙：象话吗？

甲：老太太说：“啊？步法还不熟练？非得把我踩死才算熟练哪！”

乙：老太太说的对！

甲：舞迷的行为激起了群众的公愤：“踩了人家还说怪话，真是没羞没臊！”“对老年人不知尊敬，你是什么青年！”“在电车里跳舞，真成了舞迷大王！”这个一句那个一句，把舞迷批

醉的搭拉头啦！

乙：应当这样教训他一頓。

甲：好不容易到了站，舞迷赶紧下車回到宿舍，进门就……

乙：抱起了大板凳？

甲：没有。就一头扎在床上，他憋气，今几个太不顺当啦！

乙：自做自受，没人可怜他。

甲：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，照常去上班。

乙：他做什么工作？

甲：织袜子，我们是袜子工厂。

乙：噢！织线袜子。

甲：他把机器开动起来了，机器“嘎得儿，嘎得儿”直响。

乙：挺有节奏的。

甲：一听这个动静，他又犯癩啦！

乙：怎么？工作时间也犯癩！

甲：他踩着袜子机器的响声，跳上快四步了。

乙：违犯劳动纪律。

甲：正跳得出神的时候，忽听旁边有人咳嗽，一看，是车间主任来了，舞迷赶紧停止舞步，回过头来一看这机器，他傻啦！

乙：机器坏啦！

甲：他光顾跳舞，那袜子已经织四丈多长了。

乙：啊！

普 通 話

周傳耿

甲：你干什么去啦老半天？

乙：是您哪，罗同志。我和老王說句話兒。

甲：你也會說話？

乙：我不會說話。（發覺失言）噫！我怎麼不會說話呢，三十來歲啦。

甲：你都會說什麼話。

乙：這要看事對人。比方說人家娶媳婦，就得說兩句吉利話兒；人家死人啦，就得說几句安慰話兒；高興啦說兩句笑話兒；沒事儿說兩句閑話兒；自由主義說怪話兒；有問題不坦白，晚上睡覺說夢話兒；好吹牛的說大話兒；还有什么客氣話